

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 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李伯章

刘学慧 /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

安徽人民出版社



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

李鸿章

LI HONGZHANG

刘学慧 /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鸿章/刘学慧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6
ISBN 978-7-212-03970-7
I. ①李… II. ①刘…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0378 号

李 鸿 章

刘学慧 著

出 版 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李 莉 王 琦
装帧设计:宋文岚 责任校对:肖 琴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印 制:安徽省快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0.5 字数:350 千
版次: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970-7 定价: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刘学慧女士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晚清历史人物的小说创作，结下了累累硕果，先后出版了《曾国藩》、《翁同龢》、《咸丰皇帝》、《左宗棠》等一系列历史小说，受到读者和文学界的广泛赞誉。如今，经过两年多的潜心创作，她的新著《李鸿章》又要面世了，实在可喜可贺！

李鸿章是晚清第一重臣，安徽合肥人氏。以他的话来说，“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在其鼎盛时期，更是“坐镇北洋，遥执朝廷”，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方俾斯麦”。梁启超先生曾有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并以挽联悼念之：“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然而，李鸿章一生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作为所谓的“中兴名臣”，他曾力图挽救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积极参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活动，后主张“自强”与“求富”、改革吏治、兴办新学、推进洋务、创建海军，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可是，他所处的时代，朝廷腐败、社会动荡、列强环伺、国势危殆，以其个人能力无法达到理想境地，尤其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专制腐朽，朝廷上下一片黑暗。面对无法挽回的败局，李鸿章徒唤无奈。有人称之为“救国有术，回天无力”，倒也不无道理。

李鸿章一生最为人诟病者乃外交。所谓成也外交，败也外交是也。在他当政期间，先后签署了《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作为大清外交第一人，李鸿章由此身败名裂，留下骂名。然则弱国无外交，如把责任全部归咎于李，却有失公允。晚年李鸿章回顾一生，曾留下诗句：“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

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并有切肤之痛语：“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其哀叹和无奈由此不难见出一斑。

综上所述，可见李鸿章不好写，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更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多面性的人物。但刘学慧女士却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努力，费时两年，写出了这部作品。该书通过对李鸿章一生的叙写，再现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显示了厚重的文化内涵，揭示了人性之弱点，展现了晚清衰亡画卷，对末世重臣无奈的心路历程作了深入而细腻的刻画。所以，整部小说在对历史进行了烛隐见微的关照之外，也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生命个体的人生档案，读来给人以无尽的回味与思考。

历史小说说好写也好写，说难写也难写。如果罗列资料，或胡编乱造，自然是“好写”，然要做到史料扎实，文学性强，却是极为不易之事。因为后者除了惯常的对文思、文笔的要求之外，还需要有史料的蓄积与积淀，即要求写作者一身兼小说家与史学家二任。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小说有时要求更高。刘学慧女士多年来潜心晚清历史小说创作，把这两方面结合得很好。她的作品具有较好的史料功底，文笔亦流畅生动。尤其是在人物解读上，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史学评价，而是以开放思想和文学的眼光，赋予人物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打破了标签化、脸谱化的模式，不是简单的非白即黑，读来血肉丰满、栩栩如生，也更真实、更可信。

最后，祝贺本书的出版，祝愿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李寧



李
鴻
章



目 录

第一章 庐州李氏 耕读之家 / 001

- 李氏家族的故事 / 001
- 为识文墨入家塾 / 013
- 昔日儿童今弱冠 / 025
- 父兄进京求功名 / 032
- 人生唯有青春好 / 041



第二章 初入京师 遍访名士 / 052

- 外面的世界 / 052
- 拜师曾国藩 / 060
- 读书但愿登科第 / 067
- 金田跃出一条龙 / 080
- 曾氏墨经出山 / 091



第三章 书生从戎 一路搏杀 / 101

- 人生转折第一步 / 101
- 投笔从戎搏一回 / 111
- 四年戎马走风尘 / 125
- 入湘军幕府 / 135
- 宫闱血雨飞 / 156
- 组建淮军 / 167





第四章 纵横南北 兴办洋务 / 176

就任苏州 察吏整军 / 176

血染顶戴耀眼红 / 189

署理两江 谋求自强 / 205

入京觐见 裁兵自敛 / 219

四处堵漏洞 / 228



第五章 移督直隶 千秋功过 / 240

海防省防集一身 / 240

同治归天 新帝进宫 / 248

多事之秋 筹办海防 / 262

中法战争 甲申易枢 / 277

甲午海战 北洋覆灭 / 288

忍诟言和 丧权辱国 / 301

尾声 至死愚忠 创深痛巨 / 313

主要参考文献 / 322

第一章

庐州李氏 耕读之家

李氏家族的故事

美丽而广袤的江淮大地，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烟波浩渺的巢湖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

就在巢湖的西北岸，有一个名叫磨店的地方，它隶属安徽庐州府（今合肥）。就在这个叫磨店的地方，流传着李氏家族的故事。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早晨五六点，庐州府磨店乡李文安的妻子又生了个男孩。李文安高兴得合不拢嘴，抱着刚满两岁的大儿子，三脚两步跨入父母的房里，喜滋滋地说：“爹爹，是个男孩。我娘说，孩子的胳膊腿特别长，白白胖胖的，比瀚章出生时还大。”

被唤作爹爹的叫李殿华。他六十多岁，虽然一看就知道是个庄稼汉子，但眼神里分明透露出几分读书人的文气。他放下手中的活计，接过小瀚章，那脸上也是掩饰不住的喜悦，说：“李家人丁兴旺，子孙发达，我知足了。”

“我们弟兄四人，三个哥哥，家家儿女成群，我成亲才三年多就有了两个孩子，爹爹说的‘人丁兴旺’的确不错。说到‘子孙发达’，可就叫我们弟兄惭

愧了。”

“老四，你今年才二十一岁，很年轻。希望你能向老大那样潜心学习，将来若能考取个功名，子侄们不就跟着都发达了吗？”

“爹爹教训的是。儿子一定跟着大哥继续发奋读书。”

说着，他走到父亲的身边，拉着小瀚章的手，引逗小儿，说：“小瀚章，你说我们给小弟弟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小瀚章咿咿呀呀，哪里懂得年轻父亲的心？李文安不但希望自己早日金榜题名，也希望儿子将来出人头地。他深信：起名字是有学问的。

“瀚章本名‘章锐’，这个孩子就叫‘章铜’吧！”李殿华说。

“您是按辈分给孩子起的名字，固然很好。但儿子以为叫‘李鸿章’更好。瀚章、瀚章，学问浩瀚如海；鸿章、鸿章，鸿鹄之志也。既有大展宏图之意，又有‘文章经国’辈分中的‘章’字，不更好吗？”

“‘鸿章’——这个名字不错！志向远大，叫起来也响亮。男孩子的名字里带‘水’好，就叫鸿章吧！但愿小瀚章、小鸿章将来一帆风顺，你们父子几人都能成就一番事业。”

刚刚添了个小生命，本来是来报喜的，这父子二人怎么又提起功名前程了呢？这故事呀，还得从头说起。

这户李姓人家本姓许。为了躲避战争，明崇祯年间许迎溪（李鸿章的八世祖）带着全家从江西湖口来到庐州府东乡投奔亲戚。许迎溪的二儿子叫许慎，少年俊美又精明，深得当地殷实户李心庄的欢心。李心庄乃许迎溪的大姐夫，这样一来，许慎经常到姑姑家玩耍，许、李两家关系十分密切。

有一年春天，许迎溪与李心庄聊起家常来，许迎溪甚是向往李家的小康生活，而李心庄又羡慕许家儿女成行。两位年过半百的汉子酒后都吐了真言。

“老弟呀，你多有福气！四个儿子，没遗憾了。”

李心安最大的隐痛就是没儿子，眼见着自己和妻子许氏都五十多岁了，恐怕生不出儿子了。

许迎溪叹着气，说：“什么福气？儿子女儿七八个，从外乡来，也没个田地。靠我们爷儿几个给人家帮工，养活一大家子人，吃了上顿没下顿。”

“有儿子就有希望。别说我不算富裕，即使有几十亩田，将来又留给谁？”

“起码此生你能填饱肚子。我就不行了，一大群孩子，跟着我受苦哇！”

“一大群孩子，嫌多，给我一个！”

李心安可是早就想提出来的，只是没瞅准机会。

“不嫌多，再生几个也不多。但是，既然姐夫提出来了，就给你一个。”



李
鴻
章

李心安喜出望外，赶紧追问：“说出来的话，可不准反悔。给我哪个小子？”

“小子，可不给。就给你个丫头吧！”

“丫头？你姐姐生了九个，够多的了。要不要！”李心安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许迎溪笑了：“逗你玩儿的，能给你丫头吗？姐夫，我从外乡来到磨店村，你们没少照顾，我心存感激。如果你不嫌弃那二小子，就把他过继给你吧！只是他都十五六岁了，改口叫不太容易。”

“小慎子好，就他！那孩子，机灵劲儿，叫人喜欢。如果改口叫难为他，就叫你‘爹爹’，叫我‘大大’好了。你要不要问问孩子，他乐意吗？”

“不要问，他乐还乐不过来呢！那孩子每次回家都说姑父姑姑对他好，原来就喊你大姑父，以后改口叫‘大大’，不难。”

就这样，两家选了个良辰吉日，李心安请来族长及亲朋好友，又摆上三桌酒席，许慎正式过继到李家。

却说许慎改名叫李慎，四年后娶妻生子，从此立下家规：许、李二姓不通婚，与他族李姓能结亲。

李慎继承了家业，十几亩水田养活他的五六个子女，日子过得还不错。他十分孝敬亲生父母和养父母，四位老人都含笑九泉。当他也做了太爷爷的时候，这一支李姓人家已经是个大家庭了，共有子孙后代三十八人。他离开人世前，主持几个孙子分了家。这样一来，每个小家庭只分到一两亩田。后来，每一支发展规模不尽相同，富的有几十亩地，穷的也有吃不饱肚子的。

到了清嘉庆年间，李慎的重孙李椿（李鸿章的曾祖）这一户人家已经拥有水田、旱田几十亩，耕牛四五头，鱼塘两三个，房屋十几间，可谓乡间殷实户。李椿将这些家产又分给了三个儿子，其中小儿子李殿华分得十二亩水田、一个鱼塘、两头牛和六间房屋。

李殿华有四个儿子，分别叫李文煜、李文瑜、李文球、李文安。个个以“文”为名，一来班辈是“文”，二来他希望儿子都能学业有成，考取个功名，做文人，做官人。

为什么李殿华那么渴望子孙富贵发达呢？那当然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之一是这门李氏始终被人认为是外来户，常常遭欺负，有房有地却富而不贵。要使家族强盛起来，不出官人是不行的。读过几年书的李殿华只恨自己命相不好。当年读起书来，一篇短文读十几遍都背不会，但一拿起锄头来，庄稼种得比谁都好。心气再高也不行，自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娶妻生子后，李殿华就打消了功名梦，回到庄稼地里老老实实在地干活。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

培养四个儿子，让他们个个金榜题名。遗憾的是，除大儿子李文煜和小儿子李文安一直在践行父亲的理想外，老二李文瑜、老三李文球虽也读了十来年的书，却连个秀才也没考上，现已放弃学业，回家种地。

李文煜比李文安大足足二十岁，已进入不惑之年，到如今还是个秀才。他参加过无数次乡试，每每名落孙山。为了生存，也为了辅导弟弟文安学习，几年前，他办起了私塾，在村子里开馆。看来，指望他光耀门楣希望不大，家族兴旺的重任就落到年轻的李文安身上了。而李文安又望子成龙心切，当然就有了上文的那一幕。

小娃娃甜甜地睡着，李文安凝视着这个起名为“李鸿章”的孩子，心中涌出无限的柔情。他不忍心触碰小儿娇嫩的脸蛋儿，又忍不住伸手去摸一下。

李文安的妻子也姓李，不过不是同族李氏，是庐州府城南李洪谟之女。李洪谟乃庐州府地方名流，只是他的女儿从小十分倔强，死活不肯缠足，长了一双大脚，脸上又有不少麻子，不怎么好看，只好嫁给家境稍逊的李文安。李文安倒也不嫌弃并不漂亮的妻子。因为她丝毫没有大户人家小姐的娇气，反而比一般女子都勤劳、开朗，又知情达理、孝敬公婆。

“愚荃（李文安配字），别盯着娃娃了，再看还不是这个样儿！你快去隔壁屋读书吧！”

女人没有多少产后虚弱的样子，催促着丈夫快快离开。

“不忙。我去让大嫂子给你做碗鸡蛋面，然后就去看书。”

李文安懂得怜惜妻子，这让女人很感动。但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丈夫为她耽搁时间的。

“大嫂子替我们带小瀚章，已经够累的了，不能再给人家找麻烦。生孩子都两天了，我自己能下厨房，你就放心吧！快走、快走！等你考取了功名，谋个一官半职，雇个老妈子伺候我，那才叫有良心的好男人。”

“老婆，有你这话，我可就走了。放心吧，我本来就是有良心的好男人。十年后，我雇两个老妈子来伺候你。”

李文安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妻儿，更艰巨的任务等着他。

自从他七岁入塾，到如今也十四五年了，“四书”、“五经”早已烂熟于心，只是诗赋与制艺稍逊。十九岁那年考上秀才后，父兄建议他不急着参加乡试（乡试每三年一次，若题名即为举人），过几年再去金陵参加江南乡试也不迟。眼下，他正专心攻读时文（八股文），那可是通往金光大道的高考科目。

随着时间的流逝，仅有秀才之名的李文煜感到自己再辅导弟弟已显得力不从心了。经过多方努力，庐阳书院山长杨静闲老先生答应接收李文安，相



李
鴻
章

约正月二十庐阳书院相见。掐着指头一算，十二天后李文安就得离开家。

娇儿贤妻都照顾不了，李文安甚感愧疚，但他必须“两耳不闻窗外事”。十几年了，每年从正月初三到年底的腊月二十八，天天都要在家塾里度过至少五个时辰。下学回家，守着低矮的书房、昏暗的灯光、枯燥的文字，不到子夜时分，他挨不上床。

李文安来到了书房。这里与其说是书房，还不如说是仅能转开身子的遮风避雨的地儿。坐西向东的土屋又矮又窄。因年久失修，墙体已倾斜，土墙上留个洞，几根小木棍一插就算是个窗户了。屋内更是简陋至极：土坯台子上摆放着《论语》、《孟子》、《尚书》、《诗经》、《唐宋诗词》等书籍，两支毛笔，一方砚台，一沓纸张，还有一盏油灯。四壁空空，潮湿黑暗。他摸索着点上了灯，又拨了拨灯心草，捏了捏太阳穴，这才打开书本看起来。

书上文字总在眼前跳来跳去，脑子一片混乱。他干脆放下书，斜靠在椅子上，好好理一理自己的思绪。“父亲和大哥都不赞同我今年参加乡试，他们说的当然有道理。可是，今年不去试一试，又得等上三年。现在，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仍靠老人养活，实在说不过去。若是运气好，春天考上举人，下半年我就可以自己开书馆，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学习，日后进京赶考。时不我待啊！”

想到这里，李文安下定了决心，决定桃花开的时候直接从庐阳书院赴金陵，不管结果如何都要试一试。

春色浸染田野。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儿让人感觉到自己正处在无边无际的花的海洋之中。绿绿的杆儿、黄黄的花儿、淡淡的香气，还有不远处传来的叮咚叮咚的溪水声，一下子就能把人醉倒。

李文安没醉，但晕了。不是美景使他眩晕，而是被考场上的试题所砸晕。此时走在弯曲的小道上，一想到发下来的试题，仍心有余悸。原来再熟悉不过的文章，那一刻什么也想不起来。头场试赋、次场试诗，诗和赋写得平淡无奇、索然寡味，至于第三场的八股文，起承转合都没做好，更谈不上什么严密论理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次只能落个惭愧了。

回来的路上思前想后，他觉得自己不能走哥哥文煜的老路，应该一边备考一边开馆收徒。这样一来，既能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又可以减缓科考带来的心理压力。再者，大儿子李瀚章过两年也该启蒙了，小儿的初期教育还是自己来承担最好。

想到这里，李文安顿时忘却了落榜的不快。他感到一股冲动，那是一种男子汉就要展现自己的能力、被社会认可而带来的心理满足所引起的冲动。

再拐过一个弯就能看见自家院子了，李文安自言自语道：“离开金陵时，我还想怎么向父兄解释赴考一事，现在不用愁了。我已将自己的未来打算好了，想来他们会理解会支持我的。”

正想着，看见父亲站在路口向这边张望，李文安加快了步伐，迎了上去。

“爹爹，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掐着指头算的。”

心有灵犀。知子莫如父。

“儿子羞愧，考场发挥不好。”

“一路风尘，看你又黑又瘦，什么都别说了。”

父亲简单的话语比什么都让人感到安慰，他跟在父亲的身后走进小院。

听到父子二人的声音，李文安的妻子抱着五个月大的婴儿从屋里出来了，她的身边还站着个小男孩。女人丝毫不掩饰喜悦之情，笑眯眯地说：“瀚章，快叫爹爹呀！”

李文安摺下行李卷儿，大跨两步，一把抱起小瀚章，接着又从妻子手中接过婴儿。一手抱一个，喜滋滋地说：“才四个多月没见，瞧这小哥俩长得多快！瀚章，想爹爹没有？”

“想。天天都想。”

孩子稚嫩的声音好听极了。

女人拉过大儿子，李文安这才仔细打量着婴儿，依然是万分的喜悦，说：“小鸿章，你出生才十几天时爹爹就去庐阳书院。我走的时候，你那么小，吃饱就睡觉，连小眼都懒得睁开。没想到你长得那么快，都认得亲娘了。看看，看什么呀，不认识爹爹吧！哟，小嘴撇什么？”

小儿认生，想哭。

女人赶紧接过婴儿，让孩子贴在她的胸口，小儿扭过头来，笑了。李文安又想抱一抱孩子，女人轻声道：“娘这些天身子不舒服，你去那屋看看。”

“我娘怎么了？”

站在一旁的李殿华说：“无大碍，下地干活时闪了腰。这些天忙坏你媳妇了，她又带孩子又做饭，还得去地里锄草。”

李文安望了妻子一眼，这充满柔情的眼神，女人读得懂。

走进屋后，李文安看到母亲坐在床上纳鞋底，便来到母亲的面前，关切地问：“腰疼得厉害吗？”

“好多了。多亏了你媳妇，她——”

“我都知道了。做媳妇的，都是该做的。”



李
鴻
章

“儿呀，你这个媳妇比几个嫂子都贤惠，你以后可要好好地待人家呀！”

“娘放心吧！”

虽然李文安感到有些疲倦，但他还是想把自己的打算说给父母听。于是，他把开书馆的想法讲了出来。

“家里是不富裕，但吃饭还不成问题，还是专心读书的好。”父亲不怎么赞同他的想法。

“不行。我过些日子就能下地干活，用不着你挣钱。”母亲坚决反对。

就在这时，李文煜闻讯赶来。兄弟二人自然互相问候了一番。文安希望大哥能帮自己说几句，就把刚才与父母的对话复述了一遍。

“一边备考一边开书馆，文安的考虑不无道理。”李文煜最清楚落榜后的心理压力，他不愿意让弟弟步自己的后尘。

父亲不语，母亲还是不答应。

李文煜道：“我正准备向父母亲禀告一件事呢！汪先生（汪子庄，李文煜之师）邀我到他那儿授课。我本拿不定主意，生怕耽误几个学子。若是文安能接替我，既应了恩师之邀又解决了家塾的问题，岂不两全其美！”

“大哥，学生交给我，你就放心地走吧！”

“一共有十二个，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七岁。有的正学读《左传》，有的学《论语》，七岁的那个才启蒙，刚接触《三字经》。”

“晓得，因材施教。”

瞧这兄弟俩，这么快就把事情给定下来了。父母再不乐意，有什么办法呢？

一眨眼就过了两年多，李文安接替大哥的塾馆后，总觉得日子过得太快。十二个学生分为五个授课层次，每天上午不少于两个时辰的讲授，根本就没有时间读自己的书。到了下午，学生们要扯开嗓门大声朗读上午所学篇目，他才可以抽点时间看书。

吃过晚饭，他又忍不住逗逗两个可爱的儿子，到了晚上，已是精疲力竭，多么想休息呀！他走到床边，欲躺下。

“愚荃，我去给你打盆凉水，洗把脸就不犯困了。”

女人挺着大肚子，艰难地弯腰取脸盆。

“你别动。我来。”

瞅着妻子隆起的肚子，男人有些愧疚，说：“两三年就生一个，累坏你了。庄稼活没少干，家务又那么重。”

“哪家的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你知道心疼，我知足了。上次你说开春

就去赶考，定下来了吗？”

“定了。我算了算日子，恐怕就在我离开家的时候，你要生产。”

“放心地去吧！又不是第一次生孩子，有婆婆、嫂子她们呢！”女人轻描淡写。

“我想要个女儿。若是个丫头，就取名叫玉英。”男人说。

“如果还是个小子呢？我就喜欢小子。”

李文安想了想，说：“那就叫鹤章。”

女人点头。

过了一会儿，男人又开口了：“这次金陵赶考，大哥也去。一来兄弟同行，诸多方便；二来大哥也想再试最后一次，真的不中，此生不再有念想。父亲本来是要亲自送到金陵的，我们兄弟二人坚决反对，老人家才罢了。”

女人笑了，道：“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你明白的。我就不一样，你考取功名也罢，不考取功名也罢，只要你心里有我们娘儿几个，就是我们的福气。”

“傻女子，有憨福！”

“不，是大气的女子想得开。”

“哟，毕竟是书香门第出身，认识真的不一般。”

“去、去、去，别拿我打趣儿，快去书房。不然的话，明天父亲又要发话了。”

这女子嫁到李家，变得越来越粗手大脚，人们几乎忘了她的父亲是本城最有名望的处士。虽然她嘴上不说功名，但心底的渴望不比李家父子差。这一点，做丈夫的最明白。

春天如期而至，李家兄弟也届时到了金陵城。

对于六朝故都的印象，李文安还没有大哥深。三年前第一次前来赶考，他生怕迷路，又没有多少银两，所以除了考场附近，哪儿也没去。

李文煜就不一样了，这是第多少次赶考他自己都数不清了。不过，以前每一次都感到压力很大，这次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也许该想开的早想开了，也许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弟弟的身上，自己反而释然了许多。

三年一度的乡试将要举行，若顺利考上个举人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李文安心里并没有多少把握。临进场时，他想到了父亲的叮咛：“金陵应试，中与不中在其次，重要的是取得一些临场经验。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争取头场、次场、三场都不出现大的失误。”

“镇定！镇定！‘中与不中在其次’，李文安，你一定要镇定！”他在心底一遍遍重复着这些话。

当他坐到位子上时，原来的稳定情绪一下子没了，紧接着便是头皮发麻，



李
鴻
章

大汗淋漓。

结果可想而知。

几天下来,李文安仿佛变了一个人,一句话也不想说。李文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四弟,你没事吧! 不管考得如何,都不能总想着它。”

“大哥考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想来和过去几次没什么两样。”

李文安看不出大哥的沮丧情绪。

李文煜说:“卷子都交了,再愁也无济于事,不如不想。走,我俩出去散散心。来那么多次,我还没游过这著名古都。”

“盘缠不多,我们还是在客栈里等发榜吧!”

“银子足够用。离开家的时候,你嫂子又偷偷塞给我不少。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赶考了,老弟就陪我四处转一转吧!”

还说什么呢?

兄弟二人一路走来,来到了秦淮河岸边。早就听说过繁华的秦淮河诱人的地方太多了,秦淮河畔还有闻名遐迩的夫子庙,有令人迷惘的香君故居,有河畔的江南小吃屋,还有狎妓如云的烟花巷。无论是何处,对两个男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过,他们毕竟是读书人,有的地方要坐一坐、看一看、听一听,有的地方还是远瞻为妙。

两人先在河畔的江南小吃屋里坐了下来,店小二热情地招呼着:“瞧您二位的打扮,一定是读书人。客官,你们是远道而来之人吧! 是不是第一次来金陵? 金陵的小吃天下闻名,想吃点什么东西,点点吧!”

李文煜问:“你怎么知道我俩是远道而来之人?”

小二眼一眯,眉开眼笑道:“看装束便知不是金陵人。刚才客官落座时,将手中的什物一放,就知客人是初来乍到。”

“怎么了? 放什物还有什么讲究吗?”李文煜追根究底。

“当然了。二位四顾一下,发现没有,金陵人或者常来此地的客人,他们是如何摆放什物的?”

店小二挤眉弄眼,一副滑稽的神态。

出于好奇,二人环顾四周,惊奇地发现别人的什物全摆放在座位的左侧,而他俩却将什物放在饭桌上。

五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真的和别人有差别。兄弟俩显得有些不自在。

为了化解尴尬,小二拿过菜单并将雪白的抹布一挥,如数家珍般地叫了

起来：“鸡汁豆腐花、清炖北京鸭、蟹黄小笼包、油炸大麻花，还有那荠菜蒸饺、凉拌口条、醋熘排骨、蜜枣年糕……二位，吃什么呀？”

李文煜笑了起来，他对店小二说：“这些吃的，我们庐州都有，只不过味道和金陵的不一样，随便来两三样吧！”

李文安补充道：“要既好吃又便宜的。”

“好咧——”

店小二拉着尖尖的长腔，转身离去。不多时，几小碟儿便端了上来。

两个人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李文煜边吃边评论：“嗯！金陵的豆腐花的确好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味道很不错。我们明天还来这个店吃，好吗？”

李文安来了一句：“你请客，你做主。”

吃完饭，李文煜抹了抹油乎乎的嘴，向店小二打听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去处。店小二眯起双眼，猥亵地一笑，说：“附近到处都有男人最爱去的地方。秦淮河向来以商业繁荣、艳妇云集而著称，凡是来金陵城的男人，绝大多数要到烟花巷走一走，也不枉来此走一遭。”

“我们不去那种地方。其余的，还有可去之处吗？”

两个人顺着店小二指引的方向往前行，欲去夫子庙看一看。沿着秦淮河岸往前行，一路上的确有不少妓院，高高悬挂的红灯笼上，有的写着“翠女轩”，有的标明“鸳鸯楼”，有一处明目张胆地挂起了“月露幽香”之招牌。歌舞声、浪笑声不断从楼上飘来，直往二人的耳朵里灌。

李文煜问：“你小的时候，我教你的唐代诗人杜牧的那首《泊秦淮》，还记得吗？”

“记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你怎么突然提及它？”李文安问。

李文煜没言语。

他们来到了明代著名歌妓李香君故居前。面对凄冷的居所，李文煜感慨万分：“一位女子，一副报国的热肠、一段难忘的恋情、一个悲凉的结局、一处冷清的故居。”

李文安道：“风尘女子，谁人凭吊？”

李文煜若有所思，轻声吟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



李
鴻
章